

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二

北史八十四

儒林上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族曾孫靈暉馬子結  
石曜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子休祖  
魏書無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畫

馬敬德

子元熙

權會

張思伯

張彫虎

郭遵

題儒林

儒之為教其利物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

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  
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不可馬  
上治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  
菜於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  
始光元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  
各舉才學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  
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  
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

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巖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集詞翰莫不靡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

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黻字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境  
內承平學業太盛故燕趙齊魏間橫經著作不可勝數  
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  
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三品以上及五品清  
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  
奠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  
孝昌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遣  
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爾朱

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  
盡永熙中孝武復釋英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廙  
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  
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  
庠序之制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孝靜遷都於  
鄴好文學國子置士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間儒業復  
盛矣始天平中范楊盧景裕同仲禮起兵大郡齊神武  
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平又



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  
云亡復徵中山張彫虎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迹  
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三朝亦引進名儒授皇  
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惟濟南在儲宮  
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餘多驕恣傲狠迄用無  
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  
邪僻之路競開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徒有師傳之  
資終無琢磨之實責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

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馬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  
師保凝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虛明惟國子一學  
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士者惟博崔子發廣平  
宋游卿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間政綱疎濶故橫經  
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  
之內乞食為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俗此衆尤  
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  
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

不闕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舊章往聖遺訓掃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制度復姬旦茂典脩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厯敦尚學

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邑濟濟焉足踰向時矣洎武皇保定三年乃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斯固一世盛事也其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

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厯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鑿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考正亡逸研核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

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  
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  
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  
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惟存國子一所弟二十七十二  
人隋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  
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  
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  
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

鑽仰所製諸經議疏摺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防君子刑罰不足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湮沒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于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立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

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並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除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



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昶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時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

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  
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  
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  
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彤虎劉晝鮑  
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覲陳達潘叔度  
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案秦道靜初亦  
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  
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屑于懷論語孝經學徒

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承熊安生劉軌思馬敬  
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  
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  
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易  
則鄭康成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  
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  
歸其立身成命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起已下傳授講議  
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字玄覽新興人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以師傳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太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傳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常侍卒于河內太守

張偉字仲業

魏書曰小名翠螭

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  
訥雖有頑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  
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  
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中  
書侍郎本國大中正出為營州刺史

魏書曰偉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  
宰守不敢為非

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原桓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名曰國統果何所統惜不傳

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父儒仕慕容為通官恒耽勤讀謂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秘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

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師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廵舍側崗而哭不為營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頽何煩勞我故仕娉任意不免濁碎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有珍美時呼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太和十年以恒為秘書令固請為郡未受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陳奇字修奇河北人少孤貧奉母至孝韶觀聰識有夙



成之美愛玩經典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  
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  
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  
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  
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葱  
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  
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奇或爾  
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

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何人奇曰祖燕東郡侯釐雅實  
奇曰侯釐何官奇曰昔有雲師火正禹師之名以斯而  
言世革則官異時異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  
長竟何職也先是敕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  
遂不復叙用奇冗散數年高允每稱其遠致通議非凡  
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  
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  
孝經焚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想薪何乃燃奇論語

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失雅製昭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乃郭后也雅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笇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遷延經年冀得寬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擘破而嘆

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受害如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  
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  
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錫常矯之仕歷郡  
守

魏書曰神龜中矯之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正  
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  
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猷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

程玄後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  
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所親曰觀屈原  
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  
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  
惟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  
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  
針股躡屨從師於立身之道何益孔門之徒初亦未悟  
見臯魚之嘆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

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  
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  
故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通舉孝廉至京稱病而  
還孝文章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  
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  
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  
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  
之士有識者以此辯其優劣魏承喪亂後五經大義雖

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注湮樂經未就卒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鄭詮受禮牛天祐受易銓祐粗為開發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

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未之信  
吾貴乃詣劉蘭請一說左氏蘭遂為講傳三句中吾貴  
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  
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竒之而辯能  
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  
竟不仕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  
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



自資且耕且學三年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兄笑而聽之  
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  
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惟蘭  
推經傳之由注者之意叅以經侯及先儒舊事甚為精  
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  
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  
學主故生徒甚盛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  
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

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人葛巾單衣與蘭坐謂曰吾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無禮見陵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而病卒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

魏書曰小字陀羅

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  
九師程玄請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冀方太

和初郡舉孝廉對策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稱其英辯  
因相談薦俄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勅理定雅  
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  
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前閭命惠蔚與抗  
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  
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  
卒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朱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  
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

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湮滄朕  
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  
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  
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  
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  
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巖以  
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  
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竊思獲助於碩學

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與光譖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密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密而密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後仍在左右數訓經典

魏書禮志載惠蔚表曰臣聞國之大祀莫過禘祫所以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是以三王創制仲尼述定為不刊之武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惟

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載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莫具今之取證惟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自餘經傳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伏惟孝文皇帝禮括殷周樂宣韶濩六藉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陛下繼文垂則而祫禘二殷蒸嘗合享皆國大事為先皇所留心敢陳所懷謹紫王制曰天子植初祫禘嘗

禘烝鄭玄曰天子諸侯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再殷祭何休曰陳者陳列太祖前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餘孫從王父父昭子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異於

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  
察紀傳之文何鄭祫禘之義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  
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魏明帝以景初三年  
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大常孔美  
等謂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年二月依禮應祫散騎常  
侍王肅等謂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禮應祫祭雖孔  
王異議大人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祫其義一  
焉陛下取鄭舍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明



年春亨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  
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於古為當  
在今則煩且違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  
祭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祫禘之正實在於斯若  
停而缺之惟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覲盛事  
何以昭令問而垂後昆請付禮官集定儀注疏上命  
付入坐五省等叅議皆言惠蔚所陳宜從獨時真難  
省請移仲月擇吉則可

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  
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  
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  
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  
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  
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  
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第糾繆  
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問博士及在京儒生

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叅定字義詔許之後為黃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封東強縣男孝明時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卒於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伯禮善隸書位國子博士惠蔚曾孫靈暉少明敏有器度

北齊書曰惠蔚一子早亡其家書籍多在靈暉年七  
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

得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不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  
宗杲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  
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  
南陽王綽府諮議叅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  
為猖獗靈暉惟憂賴不能諫止綽表請靈暉為王師以  
管記馬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所不合後主

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  
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俘廢從綽死後每至七  
日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 子萬

壽字仙期一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  
笑在齊仕為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受禪滕穆王  
引為文學生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  
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  
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

隋書載萬壽詩曰賈誼長沙國波平湘水濱江南瘴癘  
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  
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  
木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歲晚出  
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  
妖氛梟獍已成羣郝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襄糧楚  
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  
濺日喬木下臨雲紫越恒資辨喻蜀幾飛文魯連惟

救患吾彥不爭勲壽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  
樹萱豈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  
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絮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  
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  
好書東平惟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  
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攜招舟泛昆  
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醕  
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雉麥雉飛朝細塵梁

下落長袖掌中嬌，惟娛三樂至懷抱。  
百憂銷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時牽世網。  
萬里逐波潮，迴輪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  
鄉關白雲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  
幽谷早鶯鳴，斷心難續。惆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  
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雁，時能訪死生。

詩至京盛為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既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拜豫章王暕長史，非其好。



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生官屬多被夷滅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有集十卷行世 馬子結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子結及兄子康子尚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充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搃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皆白眉者子結為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為諮

議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為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光世子斛律武都刺史兗州性貪暴

愚按斛律武都既貪暴豈可出為刺史光以功臣取禍或亦由此讀史者須從冷處着眼可也

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匹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耶以奉贈此外須出使民使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

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  
位終譙州刺史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  
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  
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  
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  
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  
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

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  
吾今知真師所在矣在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  
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  
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  
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  
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  
疏然後敷講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  
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

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風遵  
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宋因曲為  
之說其僻皆如此獻之吾責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  
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北海王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  
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永熙二年  
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

魏書載業興表曰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處靜無  
悶居約不憂鑽經緯微言研聖賢妙旨莫不入其門

戶踐其堂與是故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  
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  
萬人既以碩德重望首蒙禮命方申薦奏之恩遽懷  
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顥入洛率  
土風靡遵明守志忠潔與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  
受斃凶險至誠高節湮滅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  
雖逝者長辭無論榮價而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親  
承顧盼越分陳愚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

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

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  
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周易就河內高  
望崇受周官後遍受諸經於博陵劉獻之數年中大義  
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  
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  
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

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  
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  
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  
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孝武以徵昔授學業優贈儀同  
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祖蚪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  
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  
勤苦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



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謂曰李生久逐羗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起曰羗弟子正如此耳遂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筭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權貴不為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歷節氣

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厯上之時屯騎校尉張洪盜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厯宣武詔令共為一厯洪等後推業興為主成戊子厯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厯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脩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厯勲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登極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溫子昇竇瑗為摘句

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  
百度初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  
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  
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  
匠高隆之被詔繕修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  
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  
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異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  
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

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  
京郊丘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  
義否業興曰此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禪  
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异不答  
業興曰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  
所制明堂上圓下方頤惟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  
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  
處甚明卿自不見然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

豈非自相矛盾乎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於  
經援神契并曰緯侯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  
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否并不答  
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名南仁賢之  
風繫之召公何名為繫業興曰鄭注儀禮云昔文王王  
季居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  
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鄆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  
既登九五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

武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  
此夏正月梁武曰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  
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  
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  
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  
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曰雖三正不同言時  
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  
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

深無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卽木而歌孔子聖人乃與壤友業興曰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小節廢不孝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曰此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

太極極是有無業興曰所傳太極是有還還散騎常侍  
加中軍大將軍業興曰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  
武問其宗門多少荅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  
為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被罵耳武  
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  
常問之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  
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印山之彼有風從西入營業  
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



既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  
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基歷以五百為章四千  
四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升分還以己未為元始終相  
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  
縮不異也

魏書天象志曰時田曹參軍信都芳曉通歷數馭業  
興數事業興言天道深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  
不易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歷便可

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歷數之道幾廢矣夫造歷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中間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陽歷陰歷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歷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雖值甲子復有差分如此躋駁參錯不等今歷發元甲子比率同適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為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

但造歷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  
審其近者用作歷術不可一月兩月間遽正是非自  
五帝三代以來及秦漢魏晉造歷者皆然其倉卒造  
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  
載恐失今甲子新歷經業興潛構積算雖有少差較  
壬子元歷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  
壬子元歷二星行天其差為密歷詔付外施行

文襄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克克後函文襄既克欲以業

興當出而殺之

魏書為文襄諱云死於禁所此魏收曲筆

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復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怯有乖忤便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論難之際無儒者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

時莫及業興二子宗祖傳父業宗祖字子述文襄集朝  
士命盧景裕講易宗祖時年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  
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忽閱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  
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駁妄宗祖申明服氏名釋謬齊  
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宗祖所算遵祖難宗景歷  
甚精崇祖為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  
異孝文武成

武成疑誤

或告之兄弟伏法

太平廣記載李敏以與業興同姓又同使梁故附見

廣記曰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聘於梁敏字長  
謙清河武城人博學瞻文當時第一與太原王延業  
齊名加以天文歷律醫方藥品卜論既至梁武帝選  
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寮與談多屈於敏胥公進曰敏  
學問疎淺胥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  
沙門論以條疎微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

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淨論借  
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惟有釋氏  
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  
公嘗以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  
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臂公與敏談論至苦  
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  
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歷數韜畧機權飛伏孤  
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

藝百氏與敏互為主客立談絕倒見者莫不忘歸然  
敏詞氣阻於膺不自得興疾北歸未達卒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  
通家素貧嘗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  
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  
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遂  
與周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  
業居遵明門下五年常稱高弟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十

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儀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

三國典略曰經義之多發自於鉉及嬰疾在牀夜夢孔子忽其廣為疏例繫而捶之既寤後其疏例焚尋病瘳

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

朱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齊神武令文  
襄在京妙簡碩學教諸子乃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  
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  
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  
多乖謬乃於講授之暇遍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  
中謬字名字辯天保初詔鉉與邢邵魏收等參議禮律  
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宋景業綦母懷文等草定新厯鉉  
與房延祐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在東宮

帝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禮命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寶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理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羣書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叡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

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

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鮑季詳渤海人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眾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主清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少好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

初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正  
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曰  
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  
褥繡纈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  
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  
戶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親  
愛寶鼎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

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

此語疑誤北齊書作乃造焉世良納之為是

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愚於文畫不平又以示邢邵邵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

伏而無斌媚畫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  
冀州刺史鄧伯偉見之始舉畫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  
李璵亦嘗以畫應詔先告之畫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  
語畫齊河南王孝瑜聞畫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  
遇有密親使權坐齋內畫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  
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畫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  
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  
采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畫夜常



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  
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以晝云我被用為興俊縣  
令得暇暫來辭別云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  
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  
舒緩舉動不倫故竟無仕進卒於家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  
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  
教授燕趙間生徒隨者甚多乃詣州將求舉秀才州將

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惟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夜夢猛虎將來向之敬德走趨聚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趙棘過九卿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讀甚疎時以春秋入授猶用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卒其徒曰馮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後侍書張景

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  
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  
兼長文藻以通直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  
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  
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  
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  
妙盡幽微詩書二禮文意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

武定初

北史魏武定作仕齊誤今從北齊書改正

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重之命世子達  
挈盡師傳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  
靜不慕榮勢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脩國史監  
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  
甚儒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為諸儒所推  
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

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  
在私室則不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  
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惟  
一子亦不授此術其謹密如此曾遣家人遠行久不反  
及垂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  
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矣何意中傳遂使追尋果  
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彖象以辯吉凶  
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

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  
驢忽一人牽首一人隨後如相助然迴動輕漂有異生  
人漸失路不由本道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  
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迷悶至明始  
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去家數里有子字子襲聰敏  
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恸會唯一哭  
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  
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

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說左氏傳為馮敬德之次撰刊  
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  
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  
國子助教

張彫虎

北齊書止作張彫通鑑因之讀北史方知其避諱除  
一字如韓擒虎為韓擒之類

中山北平人家世寒微其兄蘭虎仕尚書令史微有資  
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彫虎少美為  
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

史糾曰彫虎死生之際倬然可觀曲舉斷袖之歡以  
饒傳經之雅史官與人為善未應如是

因好學精力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通通五經尤明  
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召  
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賄失



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  
士有司以彫虎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  
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講  
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  
子祭酒假義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  
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虎常為指南與景仁號二張  
博士

史糾曰均一彫虎始屈志瑣姻後抗顏萬乘恐無是

理舉大節而沒小疵可也

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幃幄知彫虎為洪珍謀  
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虎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  
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不趨呼為博士  
彫虎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  
議論無所迴避

北齊書曰宮掖不急之務大存減省

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議切寵要獻替惟康帝亦

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虎便以澄清為已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若作數行兵帳彫虎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遇害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虎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願陛下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政道令聽覽間無所壅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歔流涕

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怜而壯之子德冲等徙北邊南安  
王思好反德冲及弟德揭俱從戮德冲聰敏好學以帝  
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並在殿  
廷就執目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乃蘇

郭遵鉅鹿人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  
蓋豐洛者典知家務號蓋將遵因其處分抗拒之為高  
德正所貴齊受禪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  
為鉅鹿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以啟帝鞭三百付京畿

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興  
為刺史遂相參附後擢為黃門侍郎遇害遵出自賤微  
宮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率嘗於宮門  
牽韓長鸞謂曰王居得言地主上放縱如此曾不規諫  
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去由是不加援故及  
禍